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出版

城市與海洋論集

馬聖美、王儀君、楊雅惠 主編

城市與海洋論集

馬聖美、王儀君、楊雅惠

主 編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城市與海洋論集 / 馬聖美, 王儀君, 楊雅惠主編.

-- 初版 高雄市 : 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文學院, 民100.10

面 ; 公分. -- (人文社會研究叢書)

含索引

ISBN 978-986-02-9628-0 (平裝)

1.人文社會學 2. 跨文化研究 3.文集

541.207

100021513

人文社會研究叢書

城市與海洋論集

-
- 發行人 王儀君
主編 馬聖美、王儀君、楊雅惠
編輯助理 朱曼華
出版者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地址 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電話 (07)5252000 轉 3241
傳真 (07)5250818
網址 <http://humanitiescenter.nsysu.edu.tw/>
發行日期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
定價 新台幣 300 元
展售處 國家書店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0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
臺中市中山路 6 號/(04)2226-0330#20
高雄復文書局
高雄市蓮海路 70 號(07)525-0930
版次 初版
印刷 正友印刷有限公司

GPN 1010003369 • ISBN 978-986-02-9628-0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城市與海洋》集結二零一零年十月，於國立中山大學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中多篇論文而成。會議場所在高雄，意義深鉅。論文更來自世界各地，台灣、香港、澳門、韓國、菲律賓、英國、歐洲、美洲。集四海諸君的智慧，討論海與城的關係。

高雄是海港城市，海城是個模稜兩可的地方。在海之濱，沒有近鄰，自由來去。然而海洋形同一堵高牆，鎖住海城的居民，誘引他們跨海而去。海城與海緊密連鎖，可說息息相關，終生的伴侶 (mate for life)，但也可說海與城，將彼此一軍 (checkmate)，演成僵局 (stalemate)。

流行台灣諸城之間的環島旅行既是最好的例子。一方面，環島旅行 (circum- or trans-island road trip) 劃下一個向心圓，像極了神話中護佑之圈。沿著海岸線來來去去，城市之間跳躍，彷彿很有“FU”，快快樂樂，自給自足。然而換一個角度看，環島完全不同於好萊塢公路電影 (road movies)。這種類型電影跟著主角向美國西部行，荒涼無人的西部，象徵自由與解放。相較之下，環島的「環」(circum-) 字成了局限 (circumscribe)，甚或割禮 (circumcise)，拘促之感，讓島城居民嚮往離心圓的旅程，擺脫束縛。

如果環島是台灣版朝聖之旅，那麼朝聖意味著離開家，前往真正的家，靈魂所繫之處。離開此時此地，尋覓唐吉珂德式的烏托邦，桃花源。渴望脫胎換骨，拋棄這臭皮囊，昇華成飄渺的靈樂之聲。環島旅行即代表城市居民愛台又夢想鄉愁的反覆情節。陳懷恩二零零六年電影「練習曲」，就圍繞主角七天的環島之旅，但為什麼有那麼濃的愁緒 (melancholia)？高歌練習曲的竟是聽覺有障礙，「五音不全」的演員東明相？阿明除了背包裡的日用品，何苦駝一把走音的吉他？諸法多相，生於一個根本，一個關鍵字：jiang。

高雄甚至台灣島目前的文化及政治癥結，要感激蔣公和蔣太子種的因，四九年以後，眼看大局已定，卻固執如習，儼然以正

統中國自居。當然台灣的經濟奇蹟，歸功於國民政府的政策。但蔣的不知變通，將自己一軍，這僵局，把台灣降格成一具僵屍，漂泊在三不管，國際海域之外，也成一彎醬瓜，醃漬在太平洋這缸酸鹹苦辣的汁裡。（但為什麼去國多年，夢見虛幻島時，竟那麼甜？）

就這樣嗎。如果把前句唸得很快，摻點少女的嬌妮，「這樣」即變成將、僵、蔣、降、僵、醬的同音字 jiang。「就這樣嗎」可唸作 jiu jiang ma。

一旦被困，人的身體不能再動，人的城市也就癱瘓。如同一個不成國家的國家，不是東西的東西，唯一脫逃的方式，就是文字遊戲，藝術創作，想像另一個時空，另一個自我，越過大海，凌空逝去，寫作的“Talk your way out”，如同動作片的“Shoot your way out”，俱是解脫的第一步。逐漸把語言意象轉換作意識，甚至集體意志，從幻想逐漸演成實際行動。

此論文集，集思廣義，去中央化（decentralize），全球化亦本土化的特性，便是這第一步：我在的地方就是圓心。就連島嶼邊緣，也是不如歸去，再也歸不去的夢土。彼岸不再是磐石般的大陸，此岸亦非漂泊的小島。海城的模稜兩可，土與水的結合，又是故土又是水鄉，又是吾土又是他鄉，正是契機。請看一尾變化莫測小小的變色龍，在大恐龍腳下出將入相，在家是台客，出家是郎客（langkei），橫豎都是客。離家叫作台胞，回家吃小籠包，反正一輩子註定打帶跑（別讀成打炮），刀口上討生活。顛顛倒倒，嘻嘻哈哈，何愁之有？歹命不見得非用台灣悲情的哭腔來唱，無父無母的歷史孤兒，或稱許多個爸爸（大陸生父，日本養父，美國教父）的棄嬰，是二十一世紀後現代，後殖民，後國族主義，厚臉皮的寵兒，不妨徘徊於真實虛幻（virtuality）與善（virtue）之間，有說有笑的，來講美麗仙島的下一章。既然被將，就開講吧！

馬聖美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英文系教授

城市與海洋論集：簡介

《城市與海洋》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新課題，這本專書立基於國立中山大學人間研究中心 2010 年的篩選論文，國際會議的主題是「城市與海洋：都會、移民、記憶與想像」。

綜觀人類歷史，城市空間透過人們的互動和交流、貨品的交易和服務，演化成不同的樣貌，也間接造就文化生產和科技發展。然而城市不斷複製、創新並聯結人們所熟悉的區域，城市的每個角落——不論是核心或邊緣——都成為共同的記憶。城市一方面是政府與公共建築的重要領域，也是人民居住的場所；另一方面，城市涵蓋了人們宗教信仰、商業貿易、政治活動與休憩的場域，城市更以不同的風貌展現人類歷史遺跡，是故，城市建築和都市圖像藉著人群流動和空間延展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長久以來，許多城市臨近海洋，而此一研討會藉由城市與人類遷徙的主題，企圖串連人們與海洋的關係。從神話、文學，從大航海時代至跨國交流，城市包容了人群，也訴說了市街的興盛與沒落。我們不能忽視，在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誕生了一連串臨近海洋的都市；這些都市挑戰了歐洲和北美洲原有的都會中心，它們的繁榮景象也映照出歷史上海港城市的絕代風華。此類城市與都市景觀的延伸，不僅意味著多重全球化的意涵，並藉由人們的遷徙、流放，和弱勢族群的奮鬥，城市更揭露了政治與社會的脈動。城市不僅藉著海洋開拓了十里洋場和貿易的殖民，更以不同層次的意符，表現出跨文化以及異文化的繁衍與對立；海洋與城市文學、歷史、社會、建築與藝術的交互發展，讓文化意涵不斷演變，不斷傳承。本研討會將檢視在文化記憶中的都市身份與認同、海洋與都市的關聯，以及人們的遷徙、移居和都市想像。

收錄於這本專書的論文共 10 篇，包括衣若芬教授的〈海洋城市的印記：黃遵憲在新加坡的楹聯試析〉，論文探討黃遵憲在新加坡海南會館的楹聯，楊雅惠教授的〈域外城市 地表漫遊：日治時期超現實詩人林修二的北海道札幌之旅〉，林修二是日治

時期詩人，其旅行書寫的地點包括北海道及札幌，展現了林修二所欲追尋的城市美學。李易璵教授的〈迷航方舟與失落疆界：中村地平《長耳國漂流記》的台灣蕃界形象〉解析中村地平的《長耳國漂流記》及其筆下的蕃界意象。張志維教授的〈海洋／湖泊／異質空間／另類家園：吳繼文的《天河撩亂》〉主要探討吳繼文小說《天河撩亂》中的生命體驗，許維賢教授則剖析許佑生《岸邊石》和李昂《禁色的愛》。施懿芹教授的〈《日暮：洛城，1992》中的都市暴動〉回歸 1992 年洛杉磯所發生的城市暴動，而黃念欣教授則探討董啟章《地圖集》的香港想像，黃念欣教授的分析角度除結合地圖學、海事知識與海上歷史，還涉及海洋在城市文學中的軍事、經濟貿易、個人記憶與想像的意義。洪世謙教授論文的主題為〈破碎的地圖與好客的城市〉，企圖將焦點置於哈維（D. Harvey）的空間概念和以巴禮巴（E. Balibar）的「疆界民主化」理論。全書以陳昌宏教授的〈新加坡華人認同遞嬗之全球化因素〉作為終結，申論新加坡華人在全球化因素下的國家認同。

《城市與海洋》有三位編輯，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別感謝密西根州立大學英文系教授馬聖美，協同中文系教授楊雅惠與本人共同擔任主編。本書檢視城市與海洋的互動、城市居民的身份與認同以及歷史與文學中海洋所涉及的城市與空間想像。

王儀君於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目 次

馬聖美	序言 Jiang.....	i
王儀君	城市與海洋論集：簡介.....	iii
衣若芬	海洋城市的時代印記： 黃遵憲在新加坡的楹聯試析.....	001
楊雅惠	城外城市 地表漫遊：日治時期 超現實詩人林修二的北海道札幌之旅.....	027
李易璵	迷航方舟與失落疆界： 漂流、想像、探索與再現的《長耳國漂流記》.....	061
張志維	海洋／湖泊／異質空間／另類家國： 吳繼文的《天河撩亂》.....	081
許維賢	從「帶餓思潑辣」到「酷兒飄浪」： 以許佑生《岸邊石》和李昂《禁色的愛》為例.....	105
施懿芹	《日暮：洛城，1992》中的都市暴動.....	129
黃念欣	海市—董啟章《地圖集》中的香港想像.....	151
洪世謙	破碎的地圖與好客的城市.....	169
陳昌宏	新加坡華人認同遞嬗之全球化因素.....	187
中文摘要		209
主編簡歷		214
作者簡介		216
索引		218

海洋城市的時代印記： 黃遵憲在新加坡的楹聯試析

衣若芬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新加坡海南會館內有一對黃遵憲(1848-1905)的楹聯，是目前存世罕見的黃遵憲題聯。過去從書上得知，¹黃遵憲在中國駐新加坡第一任總領事期間(1891-1894)曾經為「瓊州大廈天后宮」題寫過楹聯，當時以為恐怕只有文字記錄，而且也不曉得「瓊州大廈」正是如今的「海南會館」。

原來黃遵憲的楹聯不但保存完好，而且就懸掛在「海南會館」的禮堂。

楹聯木板高踰兩米，髹漆褚紅底，陰刻黑色隸書字，上聯為：

入耳盡方言，聽海客瀛談，越人鄉語

下聯為：

纏腰數豪富，有大秦金縷，拂蒜珠塵

左下金色楷書：「總事黃遵憲敬題」。落款兩方，上為金字陰刻「總領事印」；下為紅字陽刻「黃遵憲印」。

根據王振春先生描述，這對楹聯本來掛在會館後方天后宮的柱子上，經過一百年多的煙薰，有些字已經看不清楚。經王先生建議後，海南會館把這對珍貴的文物細心清理，改移至前室的禮

堂。²由海南會館出版的刊物舊照片中，可以見到黃遵憲楹聯掛在天后宮的情形。³

新加坡海南會館本名「瓊州會館」，1994年改為今名。⁴早在1854年，由韓亞二（旺彝）和王志德提議成立並集資興建會所，是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組織的第四個宗鄉團體。⁵1857年瓊州會館於馬拉峇街（Malabar Street）6號落成，與瓊州天后宮共用。1878年購置現址美芝路（Beach Road）47號，仍是會館與天后宮合用。1962年原地擴建為大樓，名為「瓊州大廈」。因此，新加坡「瓊州大廈」、「瓊州天后宮」、「瓊州會館」，以及「海南會館」其實是同一地點不同時期的名稱。

關於這對楹聯，雖然被收入黃遵憲的全集，⁶學術界關注的較少。⁷筆者在親睹過後，曾經稍加解讀，作一小文於新加坡報端，⁸以期拋磚引玉，希望此間宗鄉會館或個人如有相關收藏，能公諸於世，以助對黃遵憲的研究。

該報端小文限於篇幅及出版性質，不合適容納較為深入的學術論析，故而再作本文以申述之。本文解讀黃遵憲在新加坡海南會館的楹聯內容，推想黃遵憲為海南會館題寫楹聯的可能因素，繼而探討楹聯的書法筆蹟。

由黃遵憲楹聯引申出對新加坡這個十九世紀興起的海洋城市的思考，即環繞移民與殖民，建設新加坡為國際都會的基本特質。

二、楹聯內容解讀

黃遵憲為海南會館題寫的楹聯上聯，首先表明會館的特質：「入耳盡方言」——來自同鄉，講的都是家鄉話。「聽海客瀛談」——異鄉聚首，大家高談闊論。這裡活化了李白（701-762）〈夢遊天姥吟留別〉的詩句：「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海客」指航海的人，或者指從事海上貿易的人，黃遵憲詩經常出現「海客」一詞，例如：

歡迎海客遠游歸，各認容顏半是非。（黃遵憲 1999：408）

常聞海客談，異說十七八。（黃遵憲 1999：410）

如招海客通商船，黃白黑種同一國。（黃遵憲 1999：599）

在〈己亥雜詩〉，黃遵憲直接挪用李白的句子：「只有蓬山萬重隔，未容海客說瀛洲」（黃遵憲 1999：843）。

楹聯「聽海客瀛談」的「瀛談」，即李白詩的「談瀛」，「談瀛」後來有談論海外事情的意思，黃遵憲也曾經寫道：

齊人野語紛多故，海客談瀛每浪傳。（黃遵憲 1999：941）

叩門海客偶談瀛，發篋陰符或論兵。（黃遵憲 1999：149）

萬國談瀛驚創見，八方震電怒環攻。（黃遵憲 1999：932）

「越人鄉語」的「越人」，廣義地說，是指中國南方的民族。黃遵憲詩：「燕相說郢書，越人戴章甫」（黃遵憲 1999：40），後句用的是《莊子·逍遙遊》的典故：「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如黃遵憲寫太平軍作亂廣東，有詩：「手挽三江盡北流，寇氛難洗越人羞」（黃遵憲 1999：105）。

相傳古代有駱越人，活動範圍北起廣西紅水河流域，西抵雲貴高原東南部，東至廣東省西南部，南達海南島和越南的紅河流域。還有學者認為駱越人就是海南的黎族。⁹ 我們不確定在黃遵憲的概念裡，「越人」是否即「駱越人」，並且用「越人」一詞扣緊海南島的區域性，但是至少可以把海南島歸入「越人」的指涉範圍。

楹聯的上聯寫進入會館的第一印象，從聽覺而來，方言鄉語，是廣東梅州客家人黃遵憲所陌生的聲音。楹聯的下聯，則盛讚此地的瓊州人財力雄厚，擁有外國的黃金珠寶。

「纏腰數豪富」，用的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故事。黃遵憲有詩：「纏腰更騎鶴，辟俗還食肉」（黃遵憲 1999：267）；「腰纏得萬貫，便騎歸去鶴」（黃遵憲 1999：356）。

「大秦」和「拂菻」相對，如同上聯的「海客」對「越人」。「海客」和「越人」指中國南方人，特別是有出海到異地經驗的人；「大秦」和「拂菻」則是指海外之國，黃遵憲詩：「又聞西方大秦國，遠軼南海波斯胡」（黃遵憲 1999：526）。「拂菻」的「菻」字讀如「凜」，楹聯寫成竹字頭，下面兩個「示」字，可能是筆誤。史書記載的「拂菻」國，又作「拂林」、「佛林」等。

「拂菻」和「大秦」的具體地點，不同時代的記載和認定皆有差異，¹⁰有說「拂菻」即「大秦」，如《新唐書》；也有說「拂菻」和「大秦」迥然，如魏源（1794-1857）《海國圖志》。「拂菻」和「大秦」所指的地區，從東羅馬帝國、敘利亞、西印度、乃至於法國，目前尚無定論。《後漢書·西域傳》記載了「大秦」國，說那裡「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還有「刺金縷繡」，「金縷」就是金絲。

傳唐末五代中國畫家即繪「拂林圖」作品，著名北宋畫家李公麟（1049-1106）的「寫十國圖」之中便有拂菻國，著錄於《宣和畫譜》。¹¹明代楊慎（1488-1559）參考杜環《經行記》云：「拂林在苦國西，一名犁靬，其人顏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善織絡，琉璃妙天下」（楊慎 1983：10）。「珠塵」為細小如塵的青珠，唐代王榮〈珠塵賦〉云：「丹海之濱，青珠似塵，蓋輕細以無滯，遂飛揚而有因。或煦或吹，自得霏微之象；乍明乍滅，誰分圓潔之真」（王榮 1983：20）。舊題晉王嘉《拾遺記》卷一有：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王嘉 1983：11-12）

總之，「大秦金縷」、「拂菻珠塵」都是海外的珍寶。這種以「金」對「珠」的寫法，常見於詩詞楹聯，黃遵憲也有詩：「萬燈懸耀夜光珠，繡縷黃金匝地鋪」（黃遵憲 1999：506）。句中

凸顯兩國特產的表述方式，黃遵憲的「天竺新茶日本絲」（黃遵憲 1999：543）又是一例。

從上聯的方言鄉音聽覺印象，到下聯的黃金珠寶視覺刺激，這對楹聯生動的描寫，是黃遵憲對當時新加坡海南人的實況認識，還是期許祝福呢？

三、黃遵憲與新加坡海南人

如果僅欣賞黃遵憲的楹聯，得到的概念便是：當時新加坡的瓊籍人士由於經商海外，擁有海外的黃金珠寶，於是成為富豪。

實際上，十九世紀的瓊籍移民一方面晚於福建和潮汕人到達新加坡；另一方面受限於本身在中國時的謀生技能，多半從事被認為是所謂「邊緣性」的職業。¹²

瓊州會館雖然成立的時間相當早，符合新加坡學者韓山元先生分析的：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形成一波海南人向南洋移民的風潮。¹³ 這些移民在國內大多是農人或漁民，到了南洋大多仍從事種植園、礦工（如在馬來西亞開採錫礦）等勞動性質的工作。為了在異鄉有所照應，組織宗鄉會館。

除了主要在種植園和礦區工作，在新加坡的瓊州人職業包括當海員、經營咖啡店、麵包店，以及室內服務等。¹⁴ 個人資本的小買賣行業，不容易獲取龐大的利潤。創業致富的王紹經（1860-1939），是新加坡海南人的成功典範，他 1884 年隻身到南洋打拼，傳說只帶著四塊銀元和一瓶家鄉桔子辣椒醬。黃遵憲在新加坡任總領事期間，王紹經還沒沒無聞。

1881 年海峽殖民地人口統計，新加坡的華人共約 86766 人，福建籍為最多，有超過 24000 人；瓊籍的只有 8319 人。¹⁵ 1887 年到訪新加坡的李鍾珏，著有《新嘉坡風土記》，其中記載的華人人數不及十萬人。¹⁶ 1891 年人口調查，新加坡共約有 18 萬 7554 人，其中華人有 12 萬 1908 人，此即黃遵憲任總領事期間照管的華人人數。¹⁷

至於黃遵憲詩文裡提過的新加坡名人，如章芳琳（福建人，出生於新加坡，1825-1892）、林文慶（海峽華人，¹⁸ 1865-1957）、

邱菽園（福建人，1874-1941），沒有一位是瓊籍。

那麼，那些被黃遵憲形容為「纏腰數豪富，有大秦金鏤，拂拭珠塵」的人，究竟是誰呢？

李業霖的〈中國帆船與早期的新加坡〉裡，敘述道：瓊州會館在 1880 年遷建時的捐獻者名錄，刻在會館內天后宮的石碑，其中有許多「某某裝」的名號，「裝」就是「船裝」，相當於船務公司。信仰海神天后的船務公司共獻銀 3870 元，佔總捐款額十分之一稍強。而且，在 18 世紀末，瓊州人的「撈罾船」，「米艇」已經航抵安南（今越南）甚至暹羅（今泰國）貿易。¹⁹

順著這思路推測，黃遵憲楹聯裡強調的「海客」和「大秦」、「拂拭」等異域，似乎有了方向——亦即，黃遵憲為瓊州會館題寫，他與海南人建立的關係不是在一般的小生意人，而是船務公司。

見諸史料，受人關注與研究的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大部分是富商，而且是與海峽殖民政府和中國雙方關係良好的富商。這些富商的先人在南洋白手起家，累積資產，到了他們一代，有的後來身兼高官，比如第一任中國領事胡璇澤（亞基，1816-1880）。有的因為賑濟中國災荒，捐獻而得官銜，比如章芳琳。²⁰即使是星洲才子邱菽園、妙手神醫林文慶，無不是家中財力雄厚。

梁元生先生注意到，參加過在黃遵憲之前擔任新加坡領事的左秉隆（1850-1924）主持的「會賢社」、「會吟社」和黃遵憲主持的「圖南社」活動，寫作文章、詩聯、時策，受到鼓勵和稱賞，名列前茅的南洋青年，沒有一位後來在文化界出人頭地。²¹筆者以為：此乃歸因於殖民地社會型態，要在文化界立足、從事推廣和傳承華文教育，不得不有賴於富商。

黃遵憲交往的瓊籍富商是什麼人，記載闕如。在海南會館的資料裡出現過的當時重要人士，例如：楊家潤、龍士章、韓譽准、黃可輝、吳學龍、韓清甫、文進炯、林鴻儒、林之釗、鄭志明、周續隆、邢祖謨、吳時裕、馮輝昌、韓惠封、王業樓、鄭光聰、盧毓章、陳昌祿，²²都不曾見於黃遵憲的文集。

倒是有一位黃遵憲指名道姓提過的瓊籍商人，名叫蔡文寶。蔡文寶從光緒十二年（1886）起，即在源順街 115 號與吳大金等

人合夥經營「瑞昌盛號」船務公司。²³

1893年山西發生災荒，黃遵憲一如過去的領事所為，呼籲賑災募捐，²⁴在當年7月18日的《叻報》（Lat Pau）²⁵第6頁，刊載了：「中國駐叻總事府勸募山西賑捐第十一次捐款錄登……蔡文寶大善士勸募福字第三十六號緣簿共銀六百二十九元半……無名氏捐銀五百員，瑞昌盛捐銀五十員。」「瑞昌盛」是蔡文寶合資經營的船務公司，在蔡文寶負責勸募的名簿中，不見他的名字，是否捐銀五百元者，即為蔡文寶本人？²⁶而以蔡文寶為募集人的「福字第三十六號緣簿」的捐收所得，高於自同年7月6日起《叻報》刊登的賑災勸募所得款項，這是否暗示蔡文寶踴躍響應黃遵憲的呼籲？

在此前一年，即光緒十八年（1892），山東水患，黃遵憲也因應朝廷政策，召集南洋僑民捐款賑災。那次救助活動，得到英國駐新加坡總督施密司（Cecil Clementi Smith, 1840-1916）的支持，「提倡選派華洋紳商，分途勸募，共捐洋銀十萬零九千六十七員」，為此，黃遵憲的上司，時任駐英國公使的薛福成（1838-1894）特地奏請皇帝，請傳旨嘉獎。²⁷和1892年的捐款相比，1893年的捐款所得一萬一千員明顯減少，而蔡文寶主持募得的款項，所占比例相對地大。也許，1892年的募款有總督結合華洋紳商之財，加上檳榔嶼、麻六甲議政局的公捐洋銀二萬五千員，才能成績斐然。那麼，1893年黃遵憲獨掌賑濟事宜，蔡文寶熱烈輸力，其關係不可小覷。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黃遵憲寫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的履歷單，稟告自己於光緒十九年「以勸辦晉邊順直賑款，獎敘花翎」（秦國經 1997：186），是為任職新加坡期間的重要功績。

筆者推想，海南會館的黃遵憲楹聯可能與1893年蔡文寶的積極配合賑災勸募有關，²⁸作為褒獎、表揚和勉勵，並帶有所許和祝福的心意，符合傳統上級階層對下屬單位或人物的寫作慣例。²⁹順此比較一下左秉隆1886年題贈天福宮的「顯微幽明」匾，和1907年題贈都城隍廟的「聰明正直」匾，其「旌表殊榮、誌謝隆恩、宏揚教義」³⁰的匾額功能截然不同。

假使筆者的推想無誤，蔡文寶為何慷慨解囊？他與黃遵憲有

何交情？前文述及蔡文寶是黃遵憲「指名道姓提過的瓊籍商人」，所謂的「指名道姓」，非僅於公告捐款名單，而且在處理鴉片稅務的文件中。

十九世紀英國政府對海峽殖民地的鴉片貿易採取的是包稅制度（tax farming）。包稅制度指政府將稅收承包給投標的商人，最高標者得標，只要付給定額租金，即可賺取稅收。除了鴉片，酒業、鹽業、賭博業和典當業等，都有包稅制，許多華商都是因包稅制富。³¹ 根據學者統計，1890年代，新加坡鴉片包稅的年租金占新加坡英國殖民稅入百分之五十五強，可見其豐厚。³²

中國政府對鴉片則採取稅釐並徵制，³³ 有些運載鴉片的商船為了逃漏稅釐，不在指定的碼頭卸貨，例如有從新加坡走私到海南島的情形。³⁴ 為了徹底執行徵收關稅，中國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於1893年5月派遣副稅務司李約德（Edwin Ludlow）³⁵ 前往新加坡，與總督商討對策，訂定新章。

新章規定，華商船隻裝運鴉片出港需憑三聯單據，《叻報》1893年12月28日第5頁「土稅緣由」記曰：「凡諸商人，有由叻載運煙土以回中國者，當先在中國駐叻總領事署訂立三聯川單，以為憑據。其川單內...應照定章每百斤完納正稅關平銀三十兩，專條厘金關平銀八十兩，...一紙蓋用商號圖章，呈交總領事署，轉寄回華。」

這項新的措施對船家造成手續上的不便，他們向總領事黃遵憲陳情，請求變通。《叻報》1893年12月28日第5頁「土稅緣由」又云：「販運洋土諸家，係以瓊籍商人為夥，...合詞稟請，量為變通。」請願的商家之首，即蔡文寶合營的「瑞昌盛」。

經由和黃遵憲協調，結果擬定：「先由該商每箱繳銀四十元，作為抵押，其銀即存於瓊州會館，俟明年再遵新章辦理。」這種權宜之計「當經總領事署批示」，總領事署的態度是「此節本總領事未能擅專，自當如稟，轉請該項即暫由瓊幫商董蔡文寶經理，聽候稟呈總理衙門察核。」文後附黃遵憲的論文，稱蔡文寶「公正廉謹，群情翕服」，「謹慎明白，素孚眾望」。³⁶

由此可知，蔡文寶籌捐善款的義舉不無「報答」黃遵憲之意。黃遵憲以楹聯致謝，置於瓊州會館，也和運輸鴉片的抵押金存於

海南會館一樣，都顯示蔡文寶與瓊州會館的密切關聯。

然而，黃遵憲和蔡文寶等瓊籍商人的變通作法卻惹來非議，認為有瀆職收賄之嫌。³⁷1894 年底，黃遵憲任期屆滿，華人社群中出現匿名帖字，流播不利於他的閒言閒語。《叻報》1894 年 11 月 28 日第 6 頁刊登「公同辯白」，推崇黃遵憲在新加坡的治理功勞，並舉日前宴請北洋水師戰艦費用，各界助款不足二百餘元，黃遵憲自行賠墊，以示其慷慨。以黃遵憲每月 430 元的薪資估量，³⁸二百餘元並非小數。畫押為黃遵憲辯白的商號裡，有「瑞昌」，是否即蔡文寶的「瑞昌盛」？

1896 年，黃遵憲有機會出使德國，但由於在新加坡期間的這樁瓜田李下之事而受阻。1897 年初，黃遵憲為此寫信給施密司，回顧 1893 年 6 月數度與施密司協商，解釋自己絕無吞占運載鴉片的四萬元抵押金，請求證明清白。³⁹清廷也曾派遣駐英公使羅豐祿（字稷臣，1850-1903）前往新加坡調查此案，不過調查結果並未公布。⁴⁰

四、遵憲楹聯的書法

這一對在新加坡海南會館的黃遵憲楹聯，舉世罕見，⁴¹現存的黃遵憲墨寶也未見其隸書筆法，⁴²值得再加追索。

從楹聯筆蹟看來，書寫者頗諳漢碑，標準隸書「蠶頭燕尾」的體制，有乙瑛碑、曹全碑、華山碑之風，力道雄強，沈穩厚重而不失飛動之勢。例如「大」、「秦」、「金」等字的捺筆，波磔昂揚，與上聯「談」、「越」、「人」等字的捺筆相映成趣。

單聯長逾二米的巨幅，每聯十四字，每字約 15 公分見方，僅就單字觀察，要寫出如此大字，又能運筆自如，若無深切的功夫和長期的實力積累，絕難臻及。再看其落款書體，楷中帶隸，起筆刻意頓挫，捺畫也如隸書拉長，尾端上揚，有魏碑風格和趙之謙（1829-1884）之態。將此楹聯與清代其他書家，例如桂馥（1736-1805）相較，並不遜色，然而黃遵憲卻無書藝之名行於當世，頗令人納悶。

存世的黃遵憲遺墨，以書信最多，稍見題跋，大部分是行書